



# 鄞州三桥文脉 电影父子 桑弧、李亦中的故事

「戏再难，只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，总归拍得完的。」

桑弧原名李培林，他的父亲到上海后从事纸业，家境尚好。14岁时，桑弧失去双亲，家道中落，当年考上中国银行的练习生，但是他的志向在新闻与文艺。他入沪江大学夜大学新闻系攻读，并撰写新闻评论。后来有机会结交京剧大师周信芳和电影名导朱石麟，他为周信芳写过剧评，还进电影摄影棚观摩拍戏，获得朱石麟先生的赏识。

20世纪40年代开始，在朱石麟的鼓励下，桑弧接连写了三个电影剧本——《灵与肉》《洞房花烛夜》《人约黄昏后》（均由朱石麟执导），使他在电影业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。从创作剧本开始，李培林启用“桑弧”艺名，取清代诗人、戏曲家蒋士铨的一个典故，以此自励。蒋年轻时科举落第，情绪低落，母亲以“当年蓬矢桑弧意，岂为功名始读书”的诗句劝慰，鼓励儿子，蕴含“男儿志在四方”之意。

1944年，朱石麟鼓励桑弧独立编导，处女作是《教师万岁》，朱石麟任艺术顾问。此时，宁波籍的王丹凤经朱石麟提携走上影坛，桑弧邀请她在片中扮演女主角，声名大噪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桑弧与费穆、黄佐临、石挥等艺术家进了文华影业公司，成为专业导演，连续编导了四部影片，其中有他的力作《哀乐中年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桑弧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线导演，佳作迭出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息影，从影时间有半个多世纪。

桑弧一生编导了30余部影片，大致分三类：一是喜剧片，在文华公司有《假凤虚凰》《太太万岁》等，20世纪60年代初的《魔术师的奇遇》，新时期的《她俩和他俩》《邮缘》《女局长的男朋友》；二是戏曲片，包括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、京剧《宋士杰》等；三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，主要有鲁迅的《祝福》和茅盾的《子夜》，《祝福》堪称经典中的经典。

在中国影坛，桑弧是涉及电影品种最多的导演，除故事片、戏曲片外，他还执导了戏曲集锦片《越剧菁华》，音乐舞蹈片《上海之春》《白毛女》，美术片《鹿铃》（编剧），纪录片《蔡元培生平》，晚年“封箱戏”是戏曲电视剧《曹操和杨修》，可谓样样拿得起。

桑弧那个时代，一部故事片约600个镜头，30余部影片，镜头超过2万个，一个接一个拍下来，谈何容易！桑弧有一句名言：“戏再难，只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，总归拍得完的。”其他难处不说，单是其中“删”一个镜头和“增”一个镜头的功夫，就让人叹为观止。

戏曲在舞台上演出时间较长，搬上银幕控制在两小时内，就必须删节，桑弧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唱词从732句删节到352句，《天仙配》的唱词从468句删节到278句，差不多减少了一半。经过这样一字一句地精雕细琢，两部传统戏曲更加精炼精彩，字字珠玑。

说到“增”，桑弧在《祝福》导演台本中加了一句台词，祥林嫂被迫嫁到山后后，执意要回去，善良的贺老六同意了，问：“你到鲁镇呢，还是回婆婆那里去？我送你回去。”一句话，问得祥林嫂欲哭无泪，观众也为之动容。

不仅如此，要将每一个镜头显得精致耐看，都得下大功夫。《祝福》是第一部彩色故事片，但它是悲剧，鲜艳绝不宜宜，需将一个镜头处理为淡彩画风格，犹如水墨画那样；“划划船”从河面上划过属于过场镜头，但也很讲究，船上装满了坛坛黄酒，显示江南水乡和绍兴浓郁的地方色彩。桑弧的两万多个镜头，就是这样一个个拍出来的。

2005年，为庆祝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，有关机构评选“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”，桑弧编导的三部影片榜上有名，即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天仙配》《祝福》。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列入“中国电影百年100个经典银幕形象”行列，连同桑弧所创造的“三个第一”一起，永载中国电影史册。

竹潜民文  
图片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李亦中教授提供



桑弧、李亦中父子春天相聚在北京（1980年）。



彩色故事片《祝福》工作照，自左至右：导演桑弧、主演白杨、编剧夏衍。



《邮缘》工作照，桑弧与陈燕华（1983年）。



《桑弧电影文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。



李亦中教授最新治学成果。

「在电影创作上，我们应当以白居易为师，不要去学李商隐。」

如果他不是对戏曲有特别的爱好和研究，如果没有拍过戏曲集锦片《越剧菁华》，当年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筹划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搬上银幕时，或许不会“点将”桑弧；如果他未积累拍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彩色片的经验，如果他不是以文学修养深厚在电影界著称，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《祝福》拍成彩色故事片时，就不会邀请桑弧北上担任导演；如果不是20世纪40年代就对喜剧电影情有独钟，如果不曾对电影的新类型、新技巧孜孜以求，那么60年代桑弧也不可能拍出立体喜剧电影《魔术师的奇遇》。人们常说：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，这句话对桑弧这样的大师也是适用的。

桑弧的艺术建树得到观众、专家、领导的普遍认可，不仅仅是追求新片种、新技巧，还与他“雅俗共赏”的艺术追求有密切的关系。桑弧特别强调电影是“一次过”的艺术，银幕上的画面转瞬即逝，所以要使观众一看就懂。他说：“白居易的诗，老妇都能明白；李商隐的诗用典太多，比较隐晦难懂。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。不过，读一首诗，可以反复吟咏，玩味其中的含义，看电影却不可能有这么从容的时间，因此，在电影创作上，我们应当以白居易为师，不要去学李商隐。”桑弧用简单的类比，将他的艺术宗旨说得清清楚楚。当然，“一看就懂”绝不等于“一览无余”，还须讲求含蓄和回味。

桑弧在回忆录里举过《祝福》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例子，说明拍电影时时时刻刻想着观众。他引用夏衍的话说，不要以人人都知道《祝福》的故事，电影观众有几千万，甚至上亿，要想到有些观众是从没有读过鲁迅这篇小说，也从来没有看过《祥林嫂》这个戏的，所以每一个镜头都要考虑观众是不是能理解。为此，阿毛的鞋在电影中出现了7次，从铺垫、高潮到最后体现母亲对儿子不尽的思念，催人泪下；鲁四老爷家过年祭祀中的鱼出现了5次，以此渲染祥林嫂命运的变化，最后一次端鱼盆的是小丫头阿香，而祥林嫂已倒毙在雪地里，镜头意蕴深长，观众唏嘘不已。

“梁祝”的故事家喻户晓，但电影删掉原越剧的一些剧情后，个别桥段也有不顺畅的感觉。周恩来总理看了样片后，提议在“楼台会”和“山伯临终”之后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，让剧情更连贯。桑弧觉得这个建议强调观众的感受，很有道理，就给祝英台加了四句唱词，“落叶满地秋风紧，一日相思一日深，梁兄啊，你几时病好来看我，重叙草桥结拜情”，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，效果很好。

正因为桑弧追求“雅俗共赏”的艺术境界，所以他的多部影片在不同层次的观众中都能产生巨大反响，“雅”可以征服世界各国的高层人士，“俗”可以吸引最普通的观众。1954年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拍成后，周恩来总理很兴奋，幽默地对艺术家说“你们让我出风头了”，他用一句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”广告语，吸引了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的各国外交官，还得到电影大师卓别林的高度评价。同时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还深深吸引各地城乡观众，不仅城市影院场场爆满，不少乡间百姓为先睹为快，赶多少路也要看一场。

■ 传承父亲那一代电影人留下的优良传统

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此时桑弧已年过花甲，但他老当益壮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电影摄制之中，并回到了他熟悉的艺术样式——喜剧电影。1979年，与老搭档王炼合作创作了新剧本《她俩和他俩》，桑弧驾轻就熟，孪生姐妹和孪生兄弟四个人的戏，充满误会和巧遇，是一部成功的轻喜剧。

此时，李亦中开始投入创作活动，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深造，和桑弧、王炼一起投入集邮题材的创作。桑弧在上海集邮界很有影响力，早就想拍一部集邮题材的电影。一次，李亦中到《青年一代》采访，看到不少青年参加集邮征文的原始材料，其中有一封来信，自述和喜欢集邮的女青年谈恋爱，谎称自己也集邮，引发了一些有趣的故事。李亦中发现其中的喜剧因素，找到了一部戏的“戏眼”，和两位长辈王炼、桑弧一起打磨，创作《邮缘》剧本。

影片由青年演员郭凯敏、陈燕华主演，郭凯敏在片中是懵懂的青年，喜欢耍小聪明；陈燕华饰演邮递员，勤奋上进，两人相处碰撞出不少笑料，妙趣横生，最后因邮票而结缘。曾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认为，《邮缘》的导演艺术堪称炉火纯青，“一个镜头不多，一个镜头不少”。

影片深受青年观众喜爱，于是三位编剧趁热打铁创作续集。他们到金山石化厂搜集素材时，见到不少优秀青年走上“第三梯队”领导岗位，就将陈燕华设计为担任邮电支局副局长的年轻干部，而郭凯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则使他与陈燕华形成戏剧冲突，这部轻喜剧再次获得了成功。

李亦中除参加这两部影片的编剧之外，还创作了电视剧本《女士，你好！》、数字电影《狗小的自行车》（2008年荣获第八届“百合奖”优秀儿童片奖）等。李亦中主要的贡献是在影视教育领域。

1982年，他继承了父亲那一代电影人敢于创新的精神，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“电影文学”选修课；经过数年积累，1991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又获准设立“影视教育”专业，这是国内高校除北京电影学院外设置的第一个影视本科专业。

1983年8月，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（现为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），最初只有20多名会员，李亦中担任理事兼副秘书长。随着电影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目前这个国家一级学会已拥有3600多名会员，细分为15个专业委员会。李亦中长期连任副会长，自2002年起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影视系首任系主任、博士生导师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李亦中的学术著作有《电影四面八方》《电影初心》、主编《影视鉴赏教程》《中国电影评价系统研究》《百名外国留学生看中国电影》、以及《中国早期电影面面观》系列丛书等，至今活跃在中国电影界，是国内影视教育的领军人物。

桑弧、李亦中父子对家乡感情很深。桑弧有一篇题为《从天童回来》的游记，写的是1947年春天，他回家乡扫墓，顺道到天童寺、育王寺游览的情景。他用“精洁”两字形容育王寺，又用杜牧的诗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描绘天童寺的意境。

1989年10月，由王丹凤任团长、桑弧任副团长的“宁波籍著名艺术家故乡之行演出团”到宁波演出，桑弧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这件事。

李亦中到三桥寻根后，还多次应邀来宁波参加相关电影主题活动，他提到父亲创造的“三个第一”时特别补充：还有第四个“第一”，本世纪初“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”启动，第一部被修复完成的是彩色戏曲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并且在宁波首映。

2004年9月1日，桑弧先生与世长辞。2007年2月7日，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的“桑弧导演艺术成就追思会”在上海影城举行。应李亦中教授的邀请，研究宁波籍电影家的郭学勤教授与笔者有幸出席，并宣读论文。

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、名导演岑范（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导演）发言怀念桑导。黄蜀芹（电视剧《围城》导演）说：桑老“由一位谦谦君子走进文坛，再步入影坛，他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气质：细腻、委婉、幽默的文气。”《邮缘》的主演陈燕华回忆桑导演对她说过的一句含义很深的话：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，接戏不能太随便，要好好斟酌。”

会上，首发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桑弧导演文存》，卷首是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的序言，题目是《谦谦君子 大德不酬——怀念桑弧导演》，文章盛赞桑弧的艺术成就和崇高人品，最后用两个“记住”表达了中国电影人和中国观众的心声：“桑弧导演，我们会记住您的！中国电影会记住您的！”